


集部

斐然集卷十一

宋　胡寅　撰

論遣使劄子

臣竊聞遣使入雲中已有定議臣愚陋蒙陛下擢寘從班職在獻納雖小事失當猶合上聞況遣使體大縱使初不預議茍心有所未安豈敢緘默輒形論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術

無不備載而其大要則在父子君臣之義而已魯桓公為齊所殺魯之臣子于齊有不共戴天之仇而莊公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為父雪恥又與齊通好元年為齊主王姬四年及齊狩于禚五年會齊同伐衛八年及齊同圍郕九年及齊盟于蔇是年為齊納子糾仲尼惡之備書于策以著其釋怨通和之罪魯莊惟忘父子君臣之義也魯之臣子則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于前慶父無君動于後卜齮圉人犖之刃交發于黨氏武

闈之間魯之宗祀不絶如綫此釋怨通和之效也豈非為後世之永鑒乎女真者驚動陵寢戕毁宗廟刧質二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讐也頃者誤國之臣自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故譸張為幻遣使求和苟延歲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竊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于陛下聖德國家大計則虧喪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躋灼然獨見于邪言久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豫賊再安國步漸圖恢復天下忠

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効以佐丕烈譬如人行萬里登車出門又如支梧廈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亂實係此時今乃無故蹈庸臣之轍踐阽國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之事忘復仇之義陳自辱之辭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或謂不若是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為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誰歟見二帝之面者誰歟聞二帝之言者誰歟得女眞之要領者誰歟因

講和而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丙午而後通和之使
歸未息肩而黄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
冬使者還言敵豪帖服國勢奠安形于奏章傳播遠近
曾未數月而劉豫挾敵稱兵犯順矣女眞者知中國所
重在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刼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則
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
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必矣何
為復出此謬計耶茍曰姑為是爾則豈有修書稱臣厚

費金幣而成就一姑爲之事也茍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歲月益久敵情益閟必無可通之理也臣嘗思之陛下與女眞絶則臣下無所得而人主爲義舉若通和則利歸下而人主受其惡故凡願奉使通和者皆身謀非國計也陛下何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自王安石廢黜春秋天下學士不知尊尚一旦亂臣賊子接迹乎四海幸遇陛下篤信此書孔子之志將伸于今日便當考筆削之意斷當今之事則行一二

大者陛下美名輝映千古矣當今之事莫大于敵國之怨也欲紓此怨必殄此讐則用此之人而不用講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講和之事使士大夫三軍百姓皆知女眞為不共戴天之讐人人有致死女眞之志百無一還之心然後二聖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為人子之職舉臣等禽下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亦預榮矣苟為不然以中國萬乘之君而稱臣于讐敵則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眞欣然講解以一將軍將數萬衆駐兵

泗水之上願與陛下面相結約歃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則又欲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將割吾之地土而取其租賦有一于此其能從之乎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隳敗和好將何據而可臣實贛昧思之不通是以畧具古義浼瀆聰聽惟陛下試加采擇或合聖意即以世仇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寢罷奉使之命刻印銷印俄頃之間初無害日月之明適足以彰陛下好謀能聽之美免累聖德誤國大計臣不勝區區納

忠之至取進止

貼黄臣恐議者欲以遣使為名而實行間探此又不可者小人惟利可以使之曷若召募敢于深入之人厚與金幣資遣之有歸者必得敵中動静或不歸則不過喪失一夫而已何必自損名位然後可乎伏乞聖察

又若曰通書尼雅滿則尼雅滿是親自用兵破京師取二帝者也于書上如何稱呼實是無辭可措伏乞聖

察

又臣聞君臣謀議務為明白若陛下心知不可則當明白宣諭建議之臣不必含糊隱忍以遂過舉之失

五月十一日上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中書舍人胡寅論使事辭旨剴切深得獻納論思之體可令學士院降詔奬諭

勑胡寅唐陸贄職居近密屬當艱難朝廷一時利病

多所論奏詞極剴切有補當世朕甚嘉之卿智造
幾先學貫今古比言使事陳義甚明反復致詳深
切于理既推遠識復見盡忠以言語侍從之臣得
獻納論思之體披覽至再嘉嘆不忘故玆奬諭想
宜知悉

再論遣使劄子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為兵家機權與臣所論事
理不同今何辭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初有所陳

已荷聖知今淡以輔國謀臣陛下之所攺顔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而沮其議臣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淡之説須至剖析聞于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計與淡孰中孰否則使事之利害决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弱我宋雖無遠畧亦精于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卑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

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不遣使敵兵亦不來及癸丑遣使則鈎引敵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入敵境晝夜驅遞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紿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蘚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

口舌下敵為莫大之恥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
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祈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
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
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敵人臨以兵威肆其恐
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
生之際唯烈士不懼曾謂何辭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
益五也敵人之所大欲者誰不知之既有滅宋之心正
使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况豫賊祈哀乞援

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于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為其土疆矣河之北尼雅滿自以為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敵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為賊今豫肯賓我使人達之于敵哉臣恐戎伐凡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敵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强强者侵凌不休弱者必固其門墉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

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悦以金帛適足以重我之弱增彼之强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强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利貪色剛愎自用特一時之勝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并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沉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豫賊�于一來陛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

再而衰三而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交兵之形而遽自納侮以示畏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心迎合粘䍐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寤寐日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為父兄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恥也若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伍泮散以為無復有輸忠効智建立功名之日使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

為之漸以國與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
十也獨有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
炎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宫起居之狀謦
欬之音者況今歲月益久敵必重閟惟懼我知之今以
敵為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
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絕則敵握重柄歸曲
于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
見慈顔宜達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

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弒君討項羽後雖屢敗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有天下然張良嶢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為賊亦能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為眞以天下自任者古

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之故畀下于操以苟存乎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仇之義用賢才修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倘或未可惟是堅守若夫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為至于何蘚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又況蒙被詔書曲加獎諭先以為榮今焉內愧所以致詳盡義忘其喋喋心在報君

非好辯也若夫軍旅之事則未之學張浚以遣使為機
權者臣所未喻不敢强為之說伏乞陛下幸赦之取進
止

論衡州修城劄子

臣仰惟陛下視民如文王好生如虞舜寬詔屢下滲漉
遐邇監司郡守所當悉心竭慮以承休德竊見衡州瀕
江地夾沙石城壁自來只用磚甃不可建築而知州裴
廩信任衡陽縣令仇頡之謀乞降度牒修立外城凡十

餘里衡州昨經孔彥舟兵屯五十餘日殺戮淨盡今經五歲矣城外三四十里間尚無耕種之民裴廩仇頡不恤困窮大興五縣丁夫令自備粮餉更番充役隔瀟湘大江船運新土雞鳴而役見星而罷差監築官四員以提舉為名取供給于五縣縣分遠處民户賠備至于鬻賣妻子不能自給經冬涉春雨雪飢凍死者千餘人而土脉疏惡一遇雨濕輒復圮剝隨又修補有同兒戲百姓愁嘆痛入骨髓提刑馬居中端坐容縱令其親戚與

提舉官通同作過虐視陛下赤子牛羊不如也衡州去
行朝二千餘里守令貪惡如彼職司又從而庇之陛下
雖有深仁厚澤為此輩所隔安得下究遂使百姓怨及
朝廷今廩頴乃重為欺罔居之不疑畫圖薰香芬郁燦
爛以眩睿聽而百姓疾首蹙頞相告之狀陛下不得而
見也臣愚伏望聖斷特降指揮將馬居中裴廩仇頴先
次放罷差清强官吏置獄取勘候案上日嚴賜譴黜以
慰一郡五縣之民為監司守令之戒取進止

貼黄臣伏見昨來吉州守臣呂源亦以修城騷擾遂
坐譴斥然考其事未至如廪頴之甚江西監司乃
曾按發呂源今馬居中蓋庇廪頴不以上聞乃是
同惡相濟豈可輕貸伏乞聖察
又馬居中差親戚權攝所部官吏至多若心畏陛下
必不敢蔑棄法令如此伏乞聖察
論湖南漕不歸司劄子
臣伏見湖南轉運司元在潭州昨因孔彦舟盜據州城

權時移司往上江今冦盗平定已是四年自來條制監司巡歷所至不得過三日有事故不得過半月今轉運司盤礴衡山縣公然違制俾吏人兵級依出巡法按日批請者凡三年矣不知以朝廷為有邪為無邪昨來宣諭官嘗具奏陳乞降朝旨令歸元來去處置司而官屬侮文遷延稽故侵漁小邑以自安便牽不肯動甚可怪駭夫監司者郡縣之表儀也今為監司慢棄君命蔑視條法如此則郡縣視傚必有甚焉一路之政從可知矣

祖宗分建外臺各據都會豈可以一己不便輒欲徙移畔官離次遐棄厥司此義和所以伏大刑也伏望睿斷嚴降指揮令湖南轉運司限一月内歸潭州置司如尚敢違慢當重寘典憲除轉運判官薛弼自初交割遵奉詔條徑入潭州外其餘官屬各行責罰庶幾營私慢命者稍知聳懼以為監司之戒取進止

請行三年喪劄子丁巳

臣聞三年之喪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古之聖帝明王

躬率天下著明于父子之恩君臣之義由堯舜逮漢初

其道不變其欲短喪者有之而聖人不許責宰我曰予

之不仁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

愛于其父母乎公孫丑欲使齊宣王為朞喪曰猶愈乎

已孟子譬之紾其兄臂而徐徐云耳兄臂不可紾徐徐

是亦紾也親喪不可短為朞是亦短也此皆聖賢大訓

載在方策以示後世者也及漢孝文自執謙德用日易

月至今行之子以便身忘其親臣以便身忘其君心知

其非而不肯改以臣觀之孝文固有罪矣孝景冐奉遺詔陷父于失禮自陷于不孝乃千古薄俗之首也自常禮言之猶且不可况變故特異如今日者又當如何恭惟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寧德皇后蒙犯風塵永訣不復實由尼雅滿是有不共戴天之讐考之于禮讐不復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所以然者天下雖大萬事雖衆皆無以加于父子之恩君臣之義故也伏觀十二月二十五日聖旨沿國朝故典以日易月臣竊以為非矣

自常禮言之猶須大行有遺詔然後遵承今也大行詔旨不聞而陛下降旨行之是以日易月出陛下意也大行幽厄之中服御飲食人所不堪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食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茫茫沙漠瞻守為誰伏惟陛下一念及此荼毒摧割倍難堪忍推原本因皆自粘罕怨讐之切切于聖情情動于中必形于外苴麻之服其可二十七日而遂釋乎縱未能遵春秋復仇之義俟讐殄而後除服猶當戒漢景之薄

喪紀以三年為斷不然以終身不可除之服二十七日而除之是薄之中又加薄焉必非聖心之所安也昔滕定公薨滕文公欲行三年喪問于孟子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自盡者言己之親己當竭其哀痛非他人所能止也滕文公用其言曰是誠在我至今美之未聞以為過也晉武帝為文帝服喪雖從權除服而猶素冠蔬食如居喪中者羊祜欲請帝遂服三年裴秀傅元難于復古且以君服不除而臣下除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

其議遂止當時未有以孟子之言曉之者然武帝至孝感慕遂以蔬素終三年故司馬光曰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後世帝王不能篤于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晉武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夫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服莫重焉豈為難于復古歟臣下不行而自廢人子所當為之大事乎方滕之百官皆不從也文公猶以為疑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歠粥面

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以身先之故也文公篤信而力行顔色戚哭泣哀于是時四方來弔者皆悦其得禮何則舉措合于人之良心良心不可滅故也今在陛下斷之于心身自行之裴秀傅元之言曽何足恤乎陛下離違大行十有一年雞鳴問寢以天下養既不足以當大事矣獨有三年之服少稱孝思尚可自勉耳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有君臣父子也陛下一舉而恩義皆盡敵國有人焉豈得不心服乎吳王夫差每出必

使人謂己曰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陛下衰服在躬痛苦隨之甚于夫差敵國有人焉豈不知畏乎雖宅憂三祀而軍旅之事皆當决于聖裁則諒陰之典有不可舉蓋非枕塊無聞之日是乃枕戈有事之辰故魯侯有周公之喪而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則以墨衰即戎孔子取其誓言後世晉王克用薨梁兵壓境莊宗決勝于夾寨周太祖殂契丹入寇世宗接戰于高平古今莫不以為孝今六師戒嚴誓將北討萬幾之衆

孰非軍務陛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合于孔子所取其可行無疑也武夫悍卒介胄之久不無倦心獨可以至恩大義感動而使之前日詔書令大將偏裨發哀成服識者無不稱善此乃漢祖為義帝縞素之節得馭軍之本制勝之大幾矣陛下更以身率之深有以感動于人仁者為此增思慕大行之心智者為此畫撲滅女真之策勇者為此奮百死無一還之氣天下匹夫匹婦皆可率而効命于龍荒之外自古所

謂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悉歸于陛下巍然為萬世帝王之師不亦善乎昔子思之論喪禮也曰必誠必信勿有悔焉蓋人子之喪親非可再為者也今日行禮一有未盡是為不誠不信他日追悔尚何及耶居喪三年雖若久矣自孝子當之若白駒之過隙惟恐日月之逝也亦何久之有如合聖意便乞直降詔旨云恭惟太上皇帝寧德皇后誕育眇躬大恩難報欲酬罔極百未一伸鑾輿遠征遂至大故訃音初至痛貫五情想慕慈顏杳不

復見怨讐有在朕敢忘之雖軍國多虞難以諒闇然衰麻枕戈非異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興自朕躬服喪三年即戎衣墨况有權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懐其合行典禮令有司集議來上如敢沮格是使朕為人子而忘孝之道當以大不恭論其罪陛下親御翰墨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無不佑助臣不勝大願臣雖守外郡不當論事然職列禁嚴獻納論思均有責焉且其所述皆前古聖賢之論非出私意陛下學

問高明孝思深切遭此大變振古所無雖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舜而論僅同敝屣夫何足以解憂者必將有取于此言是以不敢緘默謹昧萬死薦之聰聽取進止

乞回避呂順浩張守呂祉劄子

臣昨蒙恩除待制知嚴州到任已來勉竭駑下思報恩施所幸郡事簡少未至曠敗自可偷安歲月今輒有危懇仰干天聽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休戚利害一關其身則必盡誠祈籲無緣隱匿理有固然勢之必至也呂

頤浩素不與臣相知方其秉鈞臣出在外亦有未相涉之事只緣前年臣忝行誥命不合據實以頤浩嘗佐勤王之舉破其累載叨冒元勲之計載于詞命頤浩恨臣切骨而未有以報也每對賔客語及此事必曰向來其父之出自是上意則又出陛下親批以示之頤浩服事陛下致位將相尚不知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義其于微臣宿怨豈能釋乎前年冬臣蒙恩知邵州臣父適感風疾不可迎侍頤浩即議移牒抑臣前去偶聞臣已請

宫祠遂止然于賑濟奏狀言及邵州見闕守臣以相巾
傷則知順浩未嘗一日而忘臣但未有其便耳今順浩
為浙西大使臣正在其屬部動有干涉以臣愚戇安能
自保不落其手此臣所以蹙踖者一也前年張守被召
將至闕庭臣偶因面對嘗及其短張守初亦不知却緣
章蔡事行遂怨及臣以為臣預議議雖臣所不預然趙
鼎請臣至堂面授聖旨令臣撰進詔意臣本不敢退思
巾書舍人撰詔亦有故事遂擬以進守等蹤迹來由既

非學士所撰定是臣之所為積此二事其怨固當今守復祭大政必將變更已行之令為章惇蔡卞雪冤復置宣仁聖烈太后于有過之地批根事始加以罪辟此臣所以蹙踖者二也臣與呂祉同鄉同年素無嫌隙祇是爭進見忌遂相傾擠前年冬趙霈周葵相繼擊臣皆是呂祉畫謀臣既罷職祉大得意及陛下記録臣有與近郡聖旨祉尚遊說政府令除臣筠州則知祉心惡臣在近今聞其獻議納說求進益甚過人揚已必悉其力則

素所不快有如臣者豈能免乎此臣所以蹙踖者三也

況此嚴州去行闕密邇人所爭欲而臣危根鎩羽易摧

難庇褊心疾惡多仇少與眇然自視當赫赫之三怒若

非投誠陛下何計以免禍辱之及重念臣再違軒陛又

易三年多士流傳謂臣頗蒙聖心簡記臣雖無取豈不

願他日再依日月之末光然危機在前誠恐蹈犯以負

陛下平日收拾之意用是不能自已披瀝肝胆冒瀆威

顏使臣少避順浩則乞對移徽婺一處使臣少避守祉

則乞除臣宫觀一任但荷保全無所不可雖同草芥之至賤且非木石之無知會當捐軀圖報萬一取進止

貼黄臣聞臣不容則失身今臣此章如蒙天慈矜念乞因大臣奏事之際只自聖慈特有處分不賜降出免使臣重為人所側目臣不勝瀝懇

又臣性質愚甚粗知向學慕古人責己遠怨之方亦無記恨煩浩守社之意只欲斂迹避禍而已伏乞

聖察

戊午上殿劄子

臣聞善建室者必立基故作舍道旁則三年不成善奕棋者必布勢故舉棋不定則不勝其偶為天下國家猶建室與仇敵爭勝如奕棋而無成謀其可乎陛下總師履極十有二年中原之禍益深生民之力益困中興績效茫然未立夫以聖學日躋恭儉克己臨朝向久明習國家事可謂誼主矣然為其事而無其功豈不曰計畫未甞前定故歟人主之職莫大乎論相人才政事皆由

相而後舉今十有二年之間易相至于九人賢者用未及盡憂讒畏禍而已去不肖者持禄懐寵坐待黜免而後行昨日所用之賢才明日指為邪佞者有矣今日所行之善政他日以為誤國者有矣朝廷無不改之令臣下無久任之功軍士無堅守之心百姓無固結之志持此而欲中興豈不猶充飢以畫餅利涉以土舟者乎宰相不職而更用賢才當也數不職數更用昔人所謂誤豈可數毋乃陛下知人之哲亦有愧于古耶夫此九相

者其操術智慮必不盡同求其同而用之又將疑其為朋黨求其不同而用之正猶病者用醫一以為寒一以為熱一進溫補一專導利務為不同以苟免而病者亦斃矣然則國家何利焉坐此之故奔競恣睢惟利是從而仕風愈壞或和或戰俄怯俄勇而軍律益隳改更紛錯前後乖違而政事益不修舉措既煩財用横費而民生益不樂夫此四者國恃以存今而若此雖月行一美詔時建一善事僉言稱薦收召一君子交章論列罷退

一小人祇為無益而已淺士短識久誦中興智者寒心方憂極樊若不及時大有變革改紀國政以趨事功而因陋就簡日復一日至于智者無以善後之時正使良平復生不能為陛下計矣昔光武中興東晉南渡其所措置務適時宜于舊法亦不盡循事雖不同同歸于治伏望陛下慨然遠覽詔兩府大臣及侍從臺諫官條具今日立國之大計經久可行之務損益因革之宜各令展盡底藴于十日内畫一具奏陛下留神省覽斷自聖

裁若大臣議絀則參用侍從臺諫之言若論思疏駁不當則專守廟堂之策仍集百執議于都堂衆心僉同三占從二定為國論以次施行從此者嚮用爵賞違此者威用刑罰加以歲年力行固守庶幾經綸有叙用聽式孚可冀中興之效不然雖人材衆多文法良是而大計不定猶丹楹刻桷輪奐翬飛于浮沙之上水至則蕩然矣雖卒武兵利若可禦敵而勝勢不立猶坐分客主局合龍蛇而一枰之上無有生眼亦不待戰罷計子而後

知其敗也今敵據汴京士氣恐懾重斂歲久民心已離惟陛下早圖之若揖遜救焚徐行拯溺臣不知所稅駕矣取進止

乞宫觀劄子

臣有誠懇仰干天聽内量僭易甘伏誅戮臣昨者肴蒙恩擢寘詞掖文字踈謬遭致人言聖度寛容許其善去外除三郡皆以便親政效無聞復蒙收召前後聖旨催促非一感戴恩遇如此之厚雖率先士卒身膏草野亦何

足以仰報重念臣父比得末疾至今未安臣爲長男義難遠去左右今來恭趨召旨雖稟教忠之言退顧私情實同駒犢既至行闕復覩天光在臣愚分已爲榮遇伏望聖慈矜憫特除臣在外宮觀差遣一次且令就養臣年方强仕筋力未喪九殞報恩尚期他日取進止

辭免直學士院劄子

臣伏蒙聖恩令臣兼直學士院伏念臣學跡才陋初不能文試郡累年又加荒廢今于本職之外兼侍講席一

身二任已懼弗勝敢不自量復司内制况自來學士院闕官多是西掖詞臣權攝事體為順今絲綸之任咸已當才豈宜使臣暴其所短或當視草傳笑四方不惟自速顛隮實恐仰累國體伏望聖慈寢罷恩命别付賢能庶安愚分取進止

乞春秋傳序劄子

臣伏仰陛下獨智遠覽稽古圖治知制世御俗之略莫備乎春秋斷自宸衷服膺獨好固已粃糠五傳糟粕百

家深造仲尼之蘊矣臣父壯年刻意白首成書乃值此
時可謂天幸比及奏御仰愜聖心褒稱之言多士傳誦
賜金加爵併示恩賞斯文不墜天實興之昔司馬光編
集歷代史記神祖皇帝愛重其書賜之美名寵以冠序
中更崇觀邪說並作屢欲毀板賴序而存自仲尼在時
尚有罪我之慮蓋誅討亂賊大法既關或所不便心思
詆廢自古如此何獨于今伏望陛下萬幾之餘略御翰
墨著為法語勒于經端庶幾一字之褒有同華衮之贈

聖謨定保人誰間言共以雲漢之章非力所取然而日月之照容光則來冒瀆威嚴伏俟誅殛取進止

議服劄子

臣有孤危之誠不敢自隱須至詳瀆天聽臣閩人也閩之俗地狹人稠計產養子臣祖母憫臣之必不生也委臣父收養之臣父其時年二十有五方事婚娶豈有無子之慮而必至收養當兄已棄之子者緣臣祖母知書好善告戒之切于是撫憐鞠育以為元嗣凡幼時疾病

粥藥之勤長後教訓維持之備義方恩愛老而彌篤最後感疾付臣主祭于臣大恩本末如此而世俗常情重利輕義黨生忽死見臣父既没即謂臣合與伯父追服行心喪臣在禫制中嘗具申明乞禮官詳定行下其狀中詞指婉白欲使議者知其攸趨至今未有與決萬一此事謬誤非獨陷臣于無妄之疾累先臣立嫡之志亦有干國家事體據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其私親聖人以此使天下後世之為人父子者定之法人而有

二父是二本也二本則兼愛孟子斥墨氏為禽獸以此是故漢宣帝衛太子孫也為昭帝後則不敢奉悼王其禮正于本始之初英宗皇帝濮安懿王子也為仁宗皇帝後則不敢崇濮陵其禮謹于治平之始獨漢哀帝背孔光傅喜師丹忠諫信冷褒段猶董宏朱博邪說追尊定陶王至今非之士大夫過房子甚衆皆不聞有敢行此者姑以近者論之通經有德如楊時營私好利如席益皆為人後未嘗辭官持心喪也孝子事死如事生設

使所後之父母尚存而為私親行此禮敢乎如不敢行于生前而敢行于死後是不以死者為有知也則稱子孫奉祭祀出于誠乎人而若是不得卑斃其死矣雖然此特論常禮也紹興令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齊衰不杖期申心喪三年臣伯父以建炎三年身故臣父其時方遣臣仕于行朝而不使臣行降服之常何也其意若曰臣之過房異于世俗之過房事具如前是不可以常禮處者耳然則如之何而可原臣之所以得生及先臣

不使臣行降服之意權再從伯父與所生父之中行同堂伯父之服齊衰不杖期斯得禮之節矣夫義歸于一則心無二用禮重于祖則本立道生以此為人後庶乎其可以報再生之恩也至于歲時厚致恩紀于先伯父一位則又有先臣之治命臣今奉承惟謹若或議者以不服心喪三年為臣罪雖削官永弃亦所甘心臣遠守郡章方乞祠觀無由自訴于旒扆之前惟陛下天慈留神深察則知臣父所行與臣所執實干國家事體非獨

一已之私利害也冐瀆威嚴不勝惶恐取進止

宮祠劄子

某輙有誠悃仰干朝聽某昨於三月內以心忡指弱乞
從散局蒙降詔書不賜俞允孤遠之蹤感荷記憐且令
勉修官業上副聖眷緣自入秋以來暑毒發作遍體腫
瘍急於療治導利過當遂成瘧疾寒熱交攻氣幹薾然
日夕憂皇慮曠職守非不貪戀藩宣之寄俸禄之厚情
不獲已又不敢再具奏狀頻瀆天聽伏望鈞慈察其懇

迫特賜敷奏除一在外宫觀差遣任便居住少加休養

復誓糜捐

又

其昨具誠懇以瘧疾所苦陳乞在外宫觀差遣竊慮未

蒙矜許須至再瀆朝聽伏念其緣夏中伏暑瘡瘍横生

凉劑所攻復損正氣寒熱交戰療治未痊飲食益微痩

瘁加甚尚當郡寄晨夕不遑雖使竊食祠庭亦恐非所

當得伏望鈞慈亟賜奏陳收還職名解罷所任俾獲訪

尋醫藥早就安愈他日復被任使謹誓廉捐

斐然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斐然集卷十二三

詳校官贊善臣朱紱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劉墱

斐然集卷十二

宋 胡寅 撰

李綱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朕觀自古立德立功之人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終身固守以克有成子房為韓報仇孔明志在復漢皆其素所蓄積用則舉而措之扶持大倫垂訓萬世豈吾臣子曾是才難具官器資英明業寓髙邁能斷大事先見如

著龜永堅一心後凋如松栢爰自奮庸之日已陳雪恥之謀民所具瞻邦之表幹中排擊於邪論嗟備嘗於艱難治世之業益宏許國之志彌勵朕以怨讐未殄寢食不康厭聞避敵之言灼見和戎之失知卿秉義可繼前修起於祠庭付以方面兼隆節制之號用侈藩宣之儀其早迄於外庸以對揚於休命

呂頥浩湖南安撫制置大使

惟三湘東南上流土瘠而民匱自敵兵殘破雖無屈辱

而盜賊盤據常有奸謀奉公守法之人愛而莫助蠹國病
民之吏恃以肆行俗既甚偷人又重困逮王旅掃平之
後值天災旱暵之傷軍食尚興道殣相望念民惟邦本
當厚於拊循必政擅吏師乃膺於委寄具官精勤應務
權略投機早宣力於四方屢奮庸於百揆嘗佐勤王之
舉獨高衛上之功既將相之迭居乃安危之注意其釋
閒館往臨大藩爾當慎柬官僚蠲除疾苦惟謹度可以
制節非敢信不能立民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畢公保釐

而正色率下方叔元老而克壯其猶尚服訓言聿觀績效

席益端明殿學士湖南安撫制置大使

朕以禮使臣記功忘過念股肱之舊嘗麗丹書眷藩翰之勞克孚清議方隆施于事任宜載錫于徽章具官術畧宏深材猷敏達頃留兵騎保障湖湘事同出于戒嚴迹或疑于方命姑從貶削以警其餘爾乃率職甚修幹方殊懋卒乘輯睦而無犯閭里愁嘆之不聞睠彼長沙

分鎮南楚地接荆襄之會水通江漢之津惟恢拓之遠圖頼忠勤之協濟升華秘殿制節中權以壯具瞻用昭寵數雖身在外彌肩恭順之心自棄流根徯報阜成之政毋煩朕訓勉迄爾庸

吴革升職名

國家建延閣使儒學之士寓直其間其有趨事赴功亦預茲選所以廣懋賞俟羣才也以爾風力敏强見推能吏屢將使指功緒可稽肆予臨戎整旅誅叛輸將盡瘁

軍不乏興宜疏加職之榮庸示報勤之勸爾其念兵食之當足民力之已殫益究乃心稱此光寵

溫厚母年九十封太孺人

仁善之報冠于五福子孫所願于其親者孰加于此明堂敷慶𤋮及高年爾克膺之中錫書命古人不云乎貴老為其近于親也夫此豈獨為爾一門慈孝之賚盖所以見朕志焉

王俁轉一官

朕惟人臣之義自致其身不待爵賞而後勸也然有功而不見知則待賞而後勸者必怠于趨事而罰之有所不勝矣其可緩予以爾政事疏通才猷敏達踐揚中外譽處甚休方虎旅之徂征比華車之親駕奔走先後職思其憂軍食坐豐事不愆素丕視功載序進一官勉服茂恩益思來效

王瓔降三官

朕待遇將臣務推恩厚非行姑息之政欲收戡定之功

其或孤負使令蔑聞底績法所難縱罰其可辭具官世
受國恩久提軍律河東乘塞按戈西遁于劍門江左援
師卷甲南趨于甌粤旌旗所過井邑為空朕貸其往愆
責以後效所當創乂思報寵靈而乃長惡弗悛亂常滋
甚躬捕湖寇首殲舟師反歸獄于偏裨敢便文于功狀
執掠編户補充伍符日費千金行苞苴而易竭士食半
菽豐觴豆而自安藩臣解體于中傷計使捐軀于陵暴
官由貨授政以賄成軍心坐離敵勢愈張自損威于一

戰遂遺毒于兩湖制節乖違已失為臣之義玩兵放恣不虞怙亂之嫌罪既稔盈人皆憤疾屢閱糾邪之奏謂稽司敗之誅少降官聯尚頒祠祿往思內訟毋速大刑

范正己降兩官罷宣撫處置司參議

將幕上僚參決議論欲其可否相濟協成事功乃被削書難逃黜典爾名臣之子宜自愛重從軍于外規益靡聞元戎露章罪狀顯著黜官二等免乃攸司既不謹前尚思善後

陳宥復景福殿使

朕祇祀明堂均福臣庶凡陷于戾咸與維新具官見謂小心偶坐薄譴會赦當叙在法靡私俾還舊官以責來效惟避權利可以保爵禄惟蹈忠信可以遠罪愆益勵乃衷毋忝明命

吕源復一官

朕毖祀總章覃福在序丹書所載咸與惟新以爾屢更劇煩見稱才吏廬陵之政以過舉聞坐法削官會赦當

叙稍還舊秩漸洗往愆夫風力悍强者多違于仁厚智術皎厲者或短于篤誠能抑其有餘而勉其不足則何過之有祗服明訓益勵乃猷

仲偏自外官換環衛

夫枝葉茂蕃而後本根有所庇自敵騎南馳同姓剪落朕讀角弓葛藟之詩未甞不三復而永慨焉以爾濮園之後屬近行尊頃緣便私顧試外吏宿衛益缺司宗有言良惬予懷俾奉朝請爾其務信厚修恪恭自期于賢

公予以稱兹意

陳康伯回授封祖居仁

人道以祖爲本惟仁者不忘其本惟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爾懷德居善既壽而康燕及其孫位于朝列加上封秩應吾禋賚之命賛書申勸併爲爾寵里居稱道尚及耄期

張宗顔轉四官遥宣

國家匿武累年覬覺而動小試江北敵人讋焉朕不受

勇爵之頒作勵士氣將以復祖宗境土而恢中興之業非濫賞也具官勇力持重襲擊遒師幕府上功謂有奇績躐官四等遞屬使權爾當貪著戰功思稱冠軍之保任勿謂重賞可以幸得而見絀于公議然後為榮矣

戚方王再興再加兩官

功重而報輕人何以勸勞小而賞大政則無章朕之治軍以是為戒果有等狀其可異科具官躡擊敵兵多所俘獻再閱元戎之奏謂有殊常之績請與奇比加進兩

階爾當戮力効忠益茂功實怯于希賞而勇于捕敵使不為公議所貶乃可無愧矣

祖秀實敘官

朕毖祀太室大賚臣工凡麗丹書咸與洗濯矧惟修士其可弗甄爾受寄祥刑常失使指遂坐貶削既閱歲時雖不謹前諒深内訟稍還僐秩庸示寛恩夫人各有才貴于審己量力受任則無不勝若爾者質直亷清時論所與益思勉勵以俟寵嘉

宇文淵劉僅排轉

周廬之衛待遇加隆矧執羈靮而從者可無爵賞之勸乎以爾祗扈戎行勤力可尚序進軍麾之列遥分州刺之榮益思効忠以報恩寵

宇文淵南荆門歸峽公安安撫使

朕惟古郢名城上流重鎮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蔽湖嶺東連吳會其土沃衍可以足貨食其人壯力可以充甲兵頃緣寇殘鞠為茂草改命師守夫豈苟然具官才

智有聞忠勇自奮久領師衆頗著勤勞擢從宣司全委方面之政罷易鎮使首還綏撫之權注意既深圖功可緩夫戢軍容而入國仗將鉞以臨民非寛猛得兼濟之宜則本根有先撥之患爾其奉法擇吏務農通商必使民力富强然後兵威震疊坐成南紀之勢可以進規中原寛于西顧之憂豈特捍禦外侮克若明訓嗣有寵嘉

李璆轉一官

郡守兼軍旅之寄訓兵以義銷患于未萌職也至于欲

危其上以告而後殄之抑末矣又賞及焉則亦為中材之勸不虞之戒耳以爾持槖簪侍剖符大邦發摘凶謀剪平煽亂行已有恥初不自明連帥以聞遂應褒典進官一等宜為爾私其深服于訓言以克臻于静治

閭丘陛復職

朕毖祀總章賚及臣庶丹書所載咸祓拭之爾頃緣勤王逗留左次坐黜既久宜克自省還直秘府庸示寬恩其服訓言以圖来效

范正國江東漕

朕于元祐之臣既追褒之又録用其子孫不獨雪黨籍之沈冤意有能濟其美者出為吾君耳以爾祖父世篤忠貞遺澤未泯必在後裔用召爾于遠服使敷奏其言而視其所以乃能纂述先正忠宣之事業成編来上亦可以見幹蠱承考之志矣足食裕民今日大計也將漕一路惟爾所諳加貢身章併示華寵毋謂憑藉可取世資往懋厥官以稱朕命

向子忞復職

朕毖祀太室賚及臣工凡麗丹書咸與甄敘爾屢分符竹所至有聲不肯曲從久坐直廢乃能勇于進學思亢厥宗俾還直于圖書以漸階于進用夫自克之士緩于責人育德既深乃能致遠倘益勉勵人其舍諸

張戒國子丞

朕感詩人衿佩之篇思先聖俎豆之對雖時右武未皇庠序而存其官秩將以為修廢之漸非冗設也爾台自

遐方斁奏便朝志意克修說辭亦贍既寵以京秩且俾

丞于冑子之宫爾其謹守舊規勿使墜失益進所學期

于有成稱予奬掖之意

黄子遊江西憲韓膺胄江東憲

昔臯陶之告舜曰罪疑惟輕刑故無小朕率是道監于

祥刑欲有平反謂寃濫也而有司失指乃以縱出有罪

為賢使被殺者入地而含寃殺人者籲天而不死凡四

方具獄來上疑非所疑者十之七八反則有矣平其謂

何此豈舜與朕之志哉以爾子游溫厚不苛見稱長者以爾膺胄敏慧克幹是謂世家並付使權往司詳讞必使輕重諸罰無僭亂辭其審克之庶幾稱職

李健直秘閣督漕

朕志平僭亂兼用衆材督府餽糧尤資幹敏以爾奮由科第即列儒館牙籤萬軸既以飽閲金版六韜又能詳說亦念從軍之久必知足食之方賜對便殿授以使指

眞未忘于俎豆俾寓直于圖書服我寵光尚克自振

王子獻復職

朕謁款真室賚及臣工凡麗丹書咸與洗濯爾早以文行擢秀士林胡為中身數絓清議寓直延閣惟爾舊聮既逢寬恩例得甄叙夫古人貴于改過者將以不辱其生豈為耄期而廢稱道尚思奮勵庸稱寵光

鄭滋顯謨閣學士宫祠

侍從之臣紀綱所頼去就之際風俗是儀爰錫寵章式存禮貌具官學殖博茂造養和夷羽儀棊途多歷年所

可謂服勞之舊居閒譽處之休輟從銓曹屈貳民部實重大計豈爲左遷乃繼露于忱辭顧少休于散局重違雅尚毋有遐心

崑山縣靜濟侯加靜濟永應侯

式觀祭典之文曰山林川澤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此古誼也爾神保茲寫阜蓄泄蒸澤惠于民庶可信不誣有司上聞加隆爵號其歆于寵命以無失職而孤民望則惟爾休

黄克柔落致仕

人臣齒髪逾邁膂力既愆則致事于君告老而去倘欲再用不在此科具官既嘗乞身想克静退令俾復仕勉思忠勤毋取逸于外祠以見貶于公議

宋唐卿入内内侍省都知

書稱文武之盛以小大之臣咸懐忠良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夙夜承弼然後其君動無違禮言無非法朕甚慕之于諸常侍必擇而後任又况其貴者乎具官廉介畏

慎不蹈過愆台于退休俾尹内省夫恭顯甫節之事至令人猶疾之則呂强張承業之美豈非汝之可願歟勉服朕訓以永終譽

其人入内内侍省副都知

朕監祖宗之憲憋近世之失于諸近習不借以權必擇端良然後委使所以保全之也以爾習知文書克自檢戒服事甚密不犯公議參典禁省以示褒擢夫前人之美惡成敗後人之師也益務恪恭稱此光寵

仲偘轉一官

武秩所以勸武功也我國家强榦弱枝是以宗子多在右列矧令單削又思培植之道凡可官爵者吾何愛焉爾既自外官入備環衛矣以爾毋遺奏加進一階朕非徇私猶前志也其益思忠愼勉從振振之習乃稱茂寵

令玒正任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

仰惟太祖誕受天命列聖嗣統百世不遷爰自神祖以來隆續小宗之緒封王襲慶遂著國章增固本枝其意

遠矣今當繼絶必擇親賢具官春秋既髙多閲義理仕宦已久不聞過愆諗于宗司之言謂髙儁望之譽台自外職俾紹王爵廣使觀風併示榮寵爾其知富貴之難保念驕矜之當戒樂于為善慎厥表儀庶幾不辱訓言以長守其禄位

孫渥川陜宣司叅議

古者大國三卿其一自命其二命于天子自命者猶今之奏辟也命于天子則非臣下所得請矣宣撫之任盖

方伯連帥之職豈直大國哉凡廢置其屬朕未及命而惟請之從則推亦心重閫寄非苟從也具官整軍經武見推勇略元戎幕府欲藉爾謀夫所為據險宿師者實惟保民力固邦本耳民力一困雖有貔虎之士何所仰食今當熟議莫急于此汝其勉之以稱命書之意

王居正改台州

古之世用人至于可使南面則至矣姬吕父師以聖賢之業分茅列土百里而止德廣于地游刃有餘宜其為

政後莫能及也今中州下郡猶侔于古子男之邦而仕者小之不顧其力何恕己之甚歟具官材氣不羣服在邇列轂使共理以鐃易台自視歉然其志遠矣往布朕德惟既厥心嘉靖一邦俾無愁嘆傒聞報政予則汝褒

余祐之將轉一官換封祖母

頎復之恩有懷欲報節行之美視典宜褒爾守義不渝教孫以仕舍官一等請為爾榮慈孝蔚然出于右列茍可以訓吾何愛焉

池守陳規失按降兩官

贓吏病民甚于盜賊若祖宗之憲必罰無赦乃有罪刑至死而長吏弗察法所不縱予何敢私具官智略足以扞城忠藎見于尊主時論稱美遂列從班所部受賕偶失廉刺不以貴近而有佚罰庶幾邇遐知所懲畏削秩二等是為寛恩益謹教條以臨爾屬

任仕安立功轉一官仍貴州刺史

朕不愛官爵以待有功矧時戰多豈復稽賞以爾勇力

自奮久總師旅頃在閩粤嘗建奇績及戍湘楚亦稱勤
勞元戎露章請從褒序進加名秩仍分州祭克厎樓船
之績尚推杕杜之恩

仲偏磨勘

考績之法三歲而遷獨于宗子侯之尤久爲其居佚祿
厚鮮能寡過至于十年而無犯則亦可以陟矣以爾守
身恭順不事貴驕作正外宗克有儀矩兹縁大計叙進
一官益務恪勤以永終譽

王滋將隨駕恩賞回封祖母

甲胄之臣干戈衛上必先孝順乃有忠勤爾孫不忘劬勞報以封叙用心如此良所嘆嘉其益教之使立功效予用康爾繼此未量

陸寘落職

朕以禮義俟君子刑罰威小人如爾奴隷自居又何責焉然玷官職之高榮煩言章之論列醜惡昭著典憲未申則奸貪肆然自謂幸免矣䖏直中秘尚為寬恩往慎

厥終庶逃大譴

皇叔士勮磨勘

宗籍無吏責故其考績之法俟之最久久而後計則黜陟明而功罪當其得賞也不為過而益知所勸矣以爾屬在諸父惟慎惟恭不以過聞至于十稔進官一等爾實宜之尚勉厥修以稱明訓

郭仲荀宫祠

陳力就列或告不能均逸閔勞當從所欲矧在爪牙之

任尤推心腹之恩具官世濟勲勞器凝莊重比疇宿望深倚雋功建兩纛之威儀分四明之符竹惟籌決勝未施虎豹之韜尊俎折衝已帖鯨鯢之浪方資卧護遂以病辭諒非避事于危時姑俾奉身于閒館往近藥石益專精神尚慰閒鼙之思重煩據鞍之勇

張順換翊衛大夫

強敵侵暴國家之讐父兄不還吾怨不釋具官嘗從主將協力往捕雖未成擒亦見忠勇遷進官秩用勸有功

益務戰多當受重賞

張宗元轉官

臣服其勞君施其賞非相為賜也上下之交施報之道如是然後稱爾以爾才識精敏政術通明比從軍麾宣力陝蜀王事鞅掌不已于行忠勤具昭可無嘉勞序進官秩既已有功而見知勉趨事為尚思無德之不報

魏安行改官

守令民之師帥一有不善則病吾民而令于民為尤親

故朕尤加意焉爾為政有方率職無過信惠既著百里安之使凡為令者咸爾之如吾何憂乎邦本之不固哉嘉錫賛書寵畀京秩勉終課最嗣有褒陞

王居正降授待制宫祠

朕待遇近臣進退以禮若公議之有貶豈國法之敢私具官名從退閒寖被任使入則周旋臺省獻納論思出則畀付郡章承流宣化自初遇合厥有休聲逮毀謗之相摩亦慷慨而自信茲焉請外曾未淹時屢閱彈章頗疏

舊失有無于此汝實自知少黜近班尚仍次對往分祠祿深務省循夫止謗莫若自修惟責躬可以遠怨名浮于實如雨集而澮盈行顧其言則鶴鳴而子和丁寧以訓善後是圖

某人追復待制

朋黨之論明君所惡聞也東漢禁錮逮于五族終成分裂之禍唐季報復投諸濁流徒增跋扈之勢天啟朕心深監前失雖覆轍之難救庶後車之不傾故于在籍之

沈冤盡復平生之故秩所以明示好惡垂訓方來具官德由類升嘗任言責論新法之不善與賊卞為深仇遂遭詆誣繼被黜逐昔也忠賢之士同麗丹書今焉甄録之恩再昭清議皆臣子之榮遇何死生之足論

張嵲秘書正字

朕惟喪亂以來文籍散落屢詔有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又選英髦分職讐正考古以建事育材而待用爾有與焉爾賜對便朝策文制苑辭藻温潤議論正平擢寘

書林俾益涵養夫有志于世者立德立功是謂不朽若夫詞章末技非予所以望于多士也爾其勉哉

李光知平江

士有直道而行懐忠不二憂心悄悄雖屢及于謗讒明哲煌煌終弗移其志節予所尊用人無間言具官趙操端方識慮深遠氣剛大而無撓才左右而具宜頃在靖康嘗司言責備罄精神之慼曷閒比附之私事朕累年周旋中外望實愈著時論所歸茲改付于大邦仍漸還

于故職財殫民瘼更覩綏輯之方訟理政平嗣有褒揚之寵往欽予訓益懋爾庸

楊橦直秘閣

吾所幸州郡四方輻輳人衆事夥貴于静治爾佐刺大府風力敏劭便朝賜對所陳有取俾寓直于中秘增别乘之光華是爲異恩勉思報效

子劇贈威德軍節度使封嘉國公

生而顯仕既敦睦族之恩没有追褒乃厚飾終之典具

官本支雋望肺腑懿親知為善最樂而脫屣膏粱之風以博古為賢而捐情狗馬之好謂宜壽祿遽爾湮淪當戎壓暗闕之時未皇卹念祖父流芳之緒良為盡傷稽故實以疏榮稱情文而示寵齋壇授鉞當師閫之雄權名壤分茅列公圭之貴爵下以慰爾子孝思之請上以昭予家惇叙之規英識尚存欽承無斁

張嚳直秘閣移郢州

武陵為郡界于湖湘控制蠻猺以捍兩路昨以官吏貪

虐政煩賦重民窮為盜于此六年招徠之初正賴綏撫
改命守將其任重矣以爾練達政術無適不宜劍津巴
陵未究材業往臨新治善拊循之寓直圖書併示光寵
無使令問少損于前則予汝嘉奚愛爵賞

崔邦弼轉一官

良民之心畏兵為甚勇將之烈殺賊為賢爾久提師徒
頗有紀律往捕反寇克奏成功序進一官用為勸賞益
思自奮以取寵榮

劉大中中書舍人

朕惟舜命九官簡言而盡義商盤周誥煩悉而盡誠凡代予言宜尚體要具知惻怛之意形于播告之修厥惟艱哉孰克稱任具官好善如不及守身如奉盈列在諫垣多直諒之益出將使指有激揚之功臺省踐更聲望甚美爰自秉筆試之演綸議論持正而弗向文詞務實而有補往即真拜益觀遠猷

閭丘籲叙官

朕慕虞舜宥過之道凡諸臣自陷于戾者待以歲月得用赦原忠厚之至也以爾頃緣保任有乖審詳繼被驅馳又涉稽慢併坐黜削亦既省循稍復舊階庸示矜貸過而能改可不務乎

皇兄安時用遺表轉一官

庶車之寄武職高選若時宗子効官于外者無次遷之文可謂重矣具官以英皇近孫賴叔父遺表服在南列遂膺此除爾其恭順自持閱習義理以貴驕為可戒乃

能保其榮禄矣

王亦特叙翊衛大夫

朕祀明堂大賚四海凡有宿愆咸與洗滌具官頃提軍律不能馭下縱逸部曲害及郡縣遂從遠黜兹稍甄叙爾其自省往過深革厥心思報寵光勉立來效

李洪用循資回封祖母

古之典刑者莫非孝弟吉德之士逮其流獘則苛刻而寡恩非其性然盖不善推其所為也爾孫職自法家能

篤匪莪之念㓜依王母不殊陟屺之情顧以一官歸上恩號綏爾眉壽吾用嘉之

趙椿大理寺丞石淑問軍器監丞

人命至重在獄國之大事在戎分職置官慎選其屬爾椿其明慎刑罰體乎好生之德爾淑問其飭除器械備師禦侮之用往丞而長毋怠厥職以稱選任之意

許允宗知台州

士君子有所藴積然後能安于退閒退不克安而以憂

世自名汲汲求用者衒鬻之道朕不取也以爾頃在靖康已服吏職十年遠外放意山樊廉靖無求諒非徒爾召對便座言足聽聞俾班內閣之華往試臨海之政夫民所利病在爾知之宜熟矣勉布朕德以觀爾成

饒守董耘降一官

官無大小職無內外食祿受任咸曰事君職分之中而有不舉則其處心積慮及于弗恭可無小懲用存大戒具官以列尚書之重膺殿學士之榮出綰郡章不聞報

政按章来上弛慢有端何昔者悉心竭力于權倖之人而今乃曠事瘝官于君父之役削官一等尚免嚴科往愳循省毋重後悔

周綱措置收糴轉一官

建官設職使之趨事而赴功事功有成于職纔稱㐫豐而後以賞誘人逮其末流國之所賞乃民之所病朕甚非之然足食足兵欲伸志義于天下非急功利也人効其材國頼其用奬勤而示勸豈異時僣濫之比哉爾項

持使節儲輓有勞民無强耀之嗟吏謹輸將之役雖爾
廉靖無意于遷官而以身率人亦體國者之所樂為也
尚服訓言益勵乃守

仇愈知明州兼沿海制置

忠智之士立國所資險阨之邦維人無競疇克堪于重
寄有試可之近臣具官政擅吏師材通世務輔以敢為
之氣截然不撓之忠睠東海之冦疆通鄞江之藩輔貔
虎星羅于要害舳艫鱗次于渺茫施置隨時惟敏果足

以應變形聲格敵非明畧安能折衝付爾裁制之權委爾拊循之政欽若予訓勉圖乃功

朱震中書舍人

昔者周穆繼南征之後而無討賊之心至于平王為東遷之君而無興復之志觀其書命與成康之世無異君子是以知周德之衰矣嗚呼有能宣我惻怛難喻之情如奉天制書以助中興之烈者予具官學博而造深行和而志正以道獻替簡于朕心擢陞綸誥之司兼率金

華之業尚賢西學諭教如初夫士以得君為難朕之待
爾者厚矣論思潤色尚克欽哉必無媿于古人乃有辭
于永世

王縉秘閣知溫州

永嘉為郡介乎山海之間其士則學道而愛人其民則
勸善而易使茍無君子斯焉取斯朕命守臣奚敢不慎
以爾稟資忠孝有學有才所臨之方治課必最輟自郎
遷為我出牧升華中秘式寵其行爾益以古之從政者

自期使治效有加于前日乃稱予意可不勉哉

王良存度支員外郎

文昌諸郎一時遴選非有材業疇可冒居以爾吏治詳明向公奉法民曹攝事備見勤勞因任所長往司支計益思自勉以稱寵光

張宦秘書郎

麟臺置郎參治書府衆務雖非文字之任然自昔分典四部通掌三閣處于無競之地多為起家之選實維清

職非才不授爾修潔博雅達于聽聞敷奏以言克孚衆
譽往服新命益觀器業之成

劉大中吏部侍郎

惟用武之時入官者衆而經兵之後冒法者多詭迹瀾
辭漫無稽考用寬則濫尚嚴則怨天官貳卿可不得其
人乎具官守正篤義無所枉撓踐更臺省之久備形獻
納之忠輟從祠闈往試小宰昔韋陟剛腸嫉惡則偽集
退聽崔暐介然自守則選司畏之汝必優為奚俟吾訓

賈若谷成都運副

均輸有無上下俱濟計臣之職也今以理財自名者嚴刑峻令督責郡邑取目前之辦幸賞而去耳吾民何以堪之爾材諝有聞餽餉無缺元戎剡上改漕益部夫兵籍不加于舊而調度之費歲倍民力不勝其困而科斂之勢日增朕心憂之汝必有以處此矣欽若訓命尚勉之哉

郭淪潼川府路提刑

民之多辟非在位者有以致之乎比其麗于刑也又忽而不察欲百姓之不冤難矣則授使指可不慎乎以爾明慎愷樂政術通敏肆予命爾詳讞一道必也故犯罰之無赦如其不幸扵之勿喜一付于法無容心焉則梓潼之風雖在西南數千里之外若朕親決其曲直豈非爾之美歟

李健應副收光州錢糧轉一官

夫所以克復郡邑者擒其主守攘而斥之使封疆無虧

民人有恃者也弋陽之克元戎以功狀聞爾服勤輸將使軍食弗缺亦云懋矣可無賞乎序進一官益思後效

斐然集卷十二

斐然集卷十三

宋　胡寅　撰

王縉監察御史

憲府置糾察御史乃進居言職之漸負中外觀望爲朝廷重輕其任亦難矣以爾忠信愷悌才識俱優更練事爲所居可紀俾輟郡寄往冠惠文夫善惡是非出于人之良心自古至今不可泯也然直言不聞毁譽亂真則

為國家病有甚于三辰失行螟蝗水旱之變朕所深畏也若夫有司簿書不報期會之故庶按常職耳豈朕用爾之意哉

## 韓駒轉一官致仕

逢時取位亦既蒙榮抱疾引年所宜從欲具官早以詞藝躋于禁嚴附麗匪人飯蔬奚怨中更赦宥不汝瑕疵復班綴于西清俾優游于真館庶幾善後以獲令終茲陳告老之章更軫遺簪之念進官一等式寵其歸往復

恩綸尚綏壽嘏

范棨中特贈直秘閣

士之効忠于上者犯顔納説死且不顧初豈有意于身後之名哉然使人至此國必隨之朕所以深監亂原閔悼黨籍盡從昭雪以為後日之永戒以爾秉心端直抗疏危言困于凶渠迨用論須列職中秘少澍沈寃使披肺肝効丹赤者知不朽之義在此而不在浮雲之富貴也

湖南漕薛弼湖北漕劉延年並直秘閣

屬者臨遣輔臣督視師旅盪平湖寇不日告功亦惟輸將之臣克舉餽餉之事進直中秘是為異恩悅于見知當益自勵

鄂執中秘閣修撰督府咨謀

昂澧之民弄兵沅沚之間六年未平深介吾念比命次輔往督師征靈旗所麾不戰而下惟是幕中之畫豈無口伐之功以爾識慮精詳尤習軍事往從咨議果協成

續中秘論譔以旌厥勤欽乃攸司益務罄竭

王世忠轉武功大夫刺史

邊塞不和稱兵南鶩凡將士有能戮力斬捕者吾厚賜之蓋為祖宗基業父兄憤恥非我一人之私也具官忠勇自奮頗著勤勞超進官榮仍廉郡刺益思滅敵之計勉立非常之功則予賞汝又有加焉

趙子偁特轉朝奉郎秘閣修撰與郡

漢唐宗室之盛其文武政事昭當年而垂後世者史有

傳馮居令而慕古則亦勸勉之道有未至耳以爾佐刺近郡達于從政被服儒素之習馳騁仁義之途敷奏以言實副厥譽既俾升其秩任又畀以論譔之職吾用是勸爾尚勉哉好學謹禮以持乃身守法奉公以保乃位則于古人何遠之有

知宣州趙不尋直龍圖閣再任

朕聞有定主然後可責其下以忠有定民然後可責其下以化江左之治昔稱元嘉得非任守宰以六朞為斷

乎或謂久任而非其人何以賢于數易如朕意者吏為民病將不終日而去之民所願事將使終其官而不徙惟其當而已矣以爾宗屬雋茂所治稱最秩當歲滿民適安之吾不忍奪也義圖寓直以示勸奬慎終如始惟既乃心

劉昉宗正丞

宗伯典司屬籍其任甚重仍置丞職處以清流非時俊髦不在此選爾富于文章達于從政肆予命爾往踐厥

官夫立志之士于職務清簡之地進德修業而待世用將有餘力矣往其懋哉

孫逸大理少卿

典獄賤事也然民命之存亡天意之喜怒國體之安危在焉則其事重矣朕所盡心而不敢蔑也肆于廷尉之任慎擇所寄以爾詳練忠恕久更事為必能審克辜功茲俾貳于棘寺夫希意迎合以取賞于明縱出有罪以幸福于幽聽獄者之大疵也汝當以古人自期庶幾于

民自以為不寃者乃稱予意

何懿度支員外郎

文昌六職郎選甚髙民曹諸屬司度為重非有資望則不輕授以爾行能謹飭中外踐更賜對察言益見練達毋鄙出納之吝而廢有司之事往懋厥職以若訓旨

李公懋著作佐郎

承明金馬著作之庭羣處大雅著作國史文學清選也以爾敦朴而文勁正而通列職書林士論甚美其陞柬

覲益究撰述使一代施設後世有考馬往其勉哉以稱

明命

馬觀國直顯謨閣添差江東帥司參議

凡帥幕預議論之臣必得智謀忠信之士乃能裨贊協成事功爾進對便朝所陳可採往處賔筵之右仍加内閣之名祇吾訓言思自罄竭

張諠龍圖閣學士知温州

卿士分職已髙八座之名師帥承流爰慎六條之寄具

官猷爲敏幼業履强明志在愛君不憚死生之變義深許國罔辭險阻之嘗自陟邇聯久司大計疏利源而無乏足兵餉而不愆方期協濟于事功何乃屢陳于懇欵永嘉山水維東土之名邦羲閣典謨號西清之極選遂爾便親之欲分吾共理之憂服此寵光無忘報効

程克俊兵部呂丕問工部陶愷金部並郎官

六曹郎選各有司存而衆建材能以待進用昔異時卿相之儲也其任豈不重哉以爾克俊器業端良以爾丕

問見聞遠大以爾愷操守堅正或就加于陞擢或初領于東除勉罄猷為稱予光命

呂祉權兵部侍郎

朕以父兄遐狩戎馬生郊講武訓兵九年于此思得俊乂協成丕烈維時武部尤念得人具官材識疏通志在當世頃備諫列知無不言持節奉藩咸著聲績踐揚既久器業益宏擢自省聯俾貳兵政若通和遣使之失朕已曉然而伐仇討叛之圖衆多疑者勿以司存之常守

而望獻納之嘉謀惟究乃心欽予時命

潘良貴秘書少監

朕徧閱羣材仰稽治道思皇直諒之士共開公正之途人皆曰賢吾然後用以爾志剛而氣勁行肅而言端久矣踐揚夙高風望澹然安静莫掩旦評簡在朕心召還秘府領袖羣彦雖多圖史之娛談論古先當有箴規之益往復訓命嗣承寵光

張致遠戸部侍郎

孟子談農桑于戰爭之際光武勤稼穡成中興之功王道所先民食為急今百姓已獘六師方張將竭澤而漁豈無後患不加賦而足安得此言若時版曹慎選卿貳具官持心近厚經德不回數總利權獨推善計輟從選部佐司農必使下不病民上能裕國頭會箕斂罔貽令昔之譏食足兵强一洒乾坤之憤是為稱職可不勉哉

李寀上殿改官

朕夙興御朝延見多士一言動聽賞輒隨之非為泛然之恩蓋將以示勸勉之道也爾敷奏詳慎不辱所知其從易秩之榮勉稱懋官之寵

梁昪監察御史

朕求直諒之士置諸憲臺于其所言考其取舍以灼知其心術公卿侍從多由此出其或弗稱為臺之羞厥選重矣爾以才行達于聽聞名從外官奏言有取擢備察史時惟茂恩其服訓詞將觀爾守

田欽亮改初等官

朕推心魁將倚集大勲凡所奏陳多即聽許狀功來上以爾名聞總叙勤勞顧從改秩覩其保任之力必無僥覬之文往服官榮益思報効

孫安道贈三官

人臣克致其身立天下之大閑則宜有褒嘉以為在位之勸爾當總兵京輔不屈強敵恥與偷生失節自同于犬彘者伍朕聞而壯之追錫名秩用慰忠魂爾雖死而

猶生也可謂榮矣

向子諲落致仕知江州

湓城為郡據大江之中流在昔宿勁兵為重鎮地有常險則守有常勢苟非其人險不足恃也爰擇材望乃畀符竹以爾秉節立義術畧疏通總六路之權當大邦之寄屢殲變故不懷二心夷猶知名姦回破膽自以危行告老而歸閒精力之尚强正艱難之所賴為朕復起往守九江必有忠謀以寬憂顧能益光于世業斯無忝于

周昂特贈待制

朋黨之論不聞于帝王盛時而起于漢唐季世夫舉賢才之士目以附罔而加之罪辟其效至于戎馬在郊中原板蕩既往之禍豈不痛哉朕深懲艾盡湔洗究激勸具寮為世永戒具官秉心端亮盡言無諱受材肅給所至有聲昔蒙邪慝之名今見忠良之實西清次對追賁九泉尚其有知服我休命

靳博文夔路提刑

民惟邦本獄繫人命廣朕好生之德實賴按刑之臣以爾持節選方謹奉憲度忠厚明允不聞過愆其易使華往司詳讞若冤濫之有實則當平反或奸宄之無良亦難故縱式欽訓命庸副選掄

晏孝本大理丞

廷尉有丞所以佐其長平刑獄之事人命所繫其選亦難昔狄仁傑嘗居是官歲中斷滯獄萬有千七人無冤

訴者最號稱職以爾名臣之後克承家法初從委用其往欽哉

郝晸逞郡刺史

洞庭之寇為南國患久矣比命大將往蕩平之爾協心招徠不待討殺刺史之任古人所榮今寓武臊非功不授予用嘉爾以勸有勞勉竭乃心毋怠報國

种思道謚忠憲

古者死而無謚至周有之考行易名付之公論褒貶予

奪莫之敢私百世傳馬聶勸大矣具官世載韜畧性服仁義早親有道以自修飭言行無玷出處可觀論新法之害民遂坐黨籍言北伐之誤國黜使退休女真内侵起受師柄昌言擊討國勢所憑和議奪之至于禍敗驅馳出入以沒元身四海盡傷九原難作夫心篤國家之念可謂曰忠材兼文武之資是宜為憲使爾不朽名言在兹精爽未淪尚歆嘉寵

孟庾觀文知紹興府

西樞宥密方資帷幄之籌東輔翰宣允賴股肱之寄具官裕和而強敏篤實而疏通頃疇器業之良擢與政幾之重宣明威畧督護軍師忠嘉備罄于夙宵勤瘁早驚于華皓念足國富民之大計申畀利權有雪仇討叛之丕圖載謀兵政薦閲囊封之奏懇陳膂力之愆童屢却而復來守甚堅而難奪俾升華于秘殿姑出鎮于名藩夫豈吾心重違爾志往雖閑閤尚期靜治之功有以殿邦宜共安平之福勿忘眷注尚服訓辭

任良臣司農丞

大農掌金穀出入國計所資則其屬官亦豈輕授哉以爾名臣之孫克自修飭俾丞司稼以觀厥能益勵乃心稱此光寵

趙霈大諫

古者人臣皆得進諫其君官與世變乃專設一職選之既遴則責之尤重得其人乃能置君于無過之地非其人則變是非移黑白為患有不可勝言者此朕所以原

省因任而不敢苟也具官久服諫垣多所陳述蔽自朕志就正大夫之位夫朕躬得失施于有政惟臺諫二三人任耳目之寄聽明蔽塞罔不由之爾當以先正清獻所以事朕祖宗者事朕毋求姑賢于近世之士而足則予之德惟乃之休

陳古知瀘州

昔武侯治蜀思先入南故五月渡瀘用遏蠻方庶幾出師劍門無後顧之患今瀘南列為郡縣亦已久矣苟非

撫綏得人則平民猶能弄兵況夷獠之風相接乎以爾將漕益部見推幹敏元戎剡奏請守是邦往奉教條以壯藩屏勿謂朝廷之遠而怠忽官箴勿憚權勢之威而浸漁民力佇聞善最自取寵榮

程千秋轉一官

國家法令皆保民之具官吏能守奚寇盜之興以有違慢而出一切之政者民用不堪弄兵尚免究其所自予忍殺乎爾能勞来之降者頗衆肆用進官一等以為服勞

之勸夫殄戮治民而謂之有才苛急辦事而謂之赴功者致寇之道也爾其念之乃稱寵命

任申先左史

史國典也昔有姦臣尊尚私記遂參實録以誣神祖朕用憤之選官訂正爾總職策府紬書金匱是非去取既有功矣維時記注東華入侍尤資端亮乃可傳信以爾文學行誼世濟其美老而益壯氣節凛然古人不云乎作而不記非盛德也朕方克勵以是自期若夫有舉不

書書而不法論思之際獨無責哉往欽新命仍卒前業以稱委屬之重

胡世將兵部侍郎

六官貳卿侍臣高選古大夫之職也聞事而不聞政大夫恥之然則守繩墨簿書之細而于周公分職之本旨不及知焉豈侍臣之體哉具官才氣敏達輔以藝文由持橐之近聯當維藩之重寄具有聲實孚于師言茲用名還爲小司寇令四郊多壘姦宄竊發爾其思明邦禁

詰暴亂之道祗佐戎辟勿以有司自處尚克欽哉

劉登禮部郎官

儀曹郎掌式度戕奏為文昌清望之地必時鴻碩乃堪此選以爾文學純茂行誼端飭久于奉常之屬庶幾稷嗣之譽因才而用必有可觀往服訓言以光厥職

林季仲吏部右選

銓曹右選于今多事滌除宿弊非明不能燭鈐制姦吏非斷不可行司列大夫其選匪易以爾學知原本行有

持循爲郎文昌才望甚美因能叙進以究所長祗服訓
言往修厥職
蘇符司勳郎官
朕器使人才厚于褒勸典司功籍必資通敏之士然後
六賞有等輕重不煩以爾名臣之後詞學甚優内外踐
更名實相副寵以儒科之目往從勳府之聯益究爾能
對茲榮訓
張守侍讀醴泉觀使

出有藩條已著列侯之式入陪經幄方嚴一節之趨爰
錫崴章用昭眷禮具官職明而行粹器博而用周窮六
藝之本原發為事業兼四科之品藻名重薦紳自往鎮
于海沂忽屢更于歲籥乃眷服勤之久宜頒均逸之恩
俾使遄歸副茲虛佇路門勸讀傒聞入告之嘉言瑶館
奉祠仍示閔勞之殊渥朕求多聞而建事洛舊典而圖
勲正學以言勿事公孫之阿世責難于我當如孟子之
欽王諒克奉承無煩訓勵

任伯雨贈右諫議大夫

仰惟宣仁太皇太后御簾聽政功在社稷聖叡賢德克嗣徽音蓋與任姒比隆而高出漢唐之右小人誣毀罔復顧忌天下憤之莫敢式遏具官精忠直道不負言責力排奸賊之計獨謫瘴海之外自今遐想凛有生氣朕表章坤德而刋正謗史昭雪鉤黨以祇慰在天又取正諫美官為爾光寵使世知公論之不可滅讒慝之不可行而盡言納忠之士雖絀于初終得申白褒勸之義大

矣

曾懋知福州

維福州自昔割據以来崇尚異端以規利益遺俗至今而未殄名田沃壤歸浮圖者十六請謁行貨撓官府者紛然政化不行民彝泯亂此非帥守之任為人上者之恥乎具官清修不競恬淡寡求揚歴禁塗踐更内外稽譽處以無玷觀政術而有方式是南邦令以命汝夫使民興于孝悌不失其良心直道而行不惑于邪說此致

治息兵之本務也祗服予訓往其欽哉

沈長卿秘書省正字

昔仲尼無所不學而于疑則闕焉其不疑者尤慎言之故除黜丘索考正頌雅而于會史則有損而不能益也而後之人以私意更易古書者多矣豈聖人之訓哉以爾學識明審趨操端亮書林訂正之職宜以命汝古之人正心以正身正己以正物汝服膺此道以懋遠業則于魚魯之辨又何難哉

葉煥復待制

西清次對儒學髙選時方右武亦以賞能具官起從久廢之中往當一面之寄稔聞政術頗著勤勞俾復列于近班以有光于藩翰爾當益戒前失深圖來效使清議之無貶也可不欽哉

薛弼劉延年轉官

爾等分使兩湖軍興不乏列職中秘亦旣疏恩載閲將臣之章以是為未足也維慶賞予奪皆自朕出進官一

等益務靖共

邰伯温贈殿撰

士君子依仁守義雖不見用乃有追録褒贈之典施于既死之後使聞其風者興起尚論如見其人亦何存沒之間哉維先民康節學貫三易懷寶遯世而爾以孝謹為之子維先正彌光公著純仁道德勲賢表儀百代而爾以學行受其知浮沈下僚迄不大試柄臣有請朕用慨然寵以論撰之華賁庸示儒林之深勸

王縉殿中侍御史

朕慕帝舜達聰而堲讒説好問而察邇言託耳目于二三言責之臣使司天下毀譽之實茍非良士孰副吾意具官疏通篤厚練達世務擢自臺察寘于副端越次而升時論維允夫辨小事而不及大政彈小吏而不及大官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善人病焉小人怙焉君子以是為御史之責也往祗予訓以增憲府之重

何掄著作

自崇觀而後時政闕焉不記朕廣攬髦士付以制作閱歲滋久成書未上使右文用武之際來世無考可乎以爾彈見洽聞詞藻清麗台自西蜀入直東觀其服訓詞之寵肆觀良史之才

董將刑部

昔漢高以寬大除去秦苛法三章之約民至于今安之固不以殺人者不死為德也我國家本仁尚義法之所

制民自以為不究逮熙寧用事之臣析言破律以舉首之似亂刑名之實流弊至令而未止朕欲變而更化久矣爾強慎明恕為時望郎茲以次升列職憲部其佐而長監于舊章使輕重有倫不蹈前失以稱予恤刑之意可不勉哉

錢槳都司

惟用武既久都官之籍日衆能否真偽朕疑其淆而不覈也循名而進之他日安取官闕給是哉以爾茂文劭

行嘗為察吏茲服新命列職司僕必也參稽成憲疏理近弊使無壅積偽冒之患以昔之察人者今而自察然後為稱若餘所典亦罔不欽

董弇少常

朕以孝弟之情未伸雖郊禋大祭毋敢以樂若夫格宗廟以一民志訓軍旅以嚴等威謹邦交之聘好示天下以君臣父子之大倫必得鴻碩之士典朕三禮厥任豈不重乎以爾文史足用勁正自將出使覲風不畏強禦

台還敷奏持論據經茲擢貳于奉常實一時之妙簡爾其深惟天秩之意以丕承明訓直清夙夜尚克欽哉

范直方閣憲

用刑者疑而後有讞議濫而後有平反若夫縱釋罪人謂之陰德使良民無告訟獄不公此豈朕好生之意哉爾勲賢之後辨治詳明輟從天臺往按閩部惟閩之俗明恩讐尚氣義御失其道狙詐亦興往慎刺舉之權去其陷民于罪者朕將閱奏牘多寡下酌民言以考爾之

賦政可不勉哉

梁燾復資政

維元祐大臣咸有功于宗社久陷黨籍天下冤之自朕疚心以次昭叙豈伊丞弼尚閟賁書具官勁節深忠遭時委質有犯無隱夙高諫諍之風同寅協恭遂格平康之化巧言既作遐竄不還行直道于三代之間吾誰毀譽考公議于百年之後彼自爱憎追秩故官叅聯峻職昔也賢哲之士俱麗丹書今焉湔雪之恩再光清議皆

臣子之榮遇何死生之足論

朱震轉一官

典謨訓誥皆上古之書筆削春秋著先王之志其文雖史垂世為經朕仰奉孫謀恭繩祖武覽裕陵之實録悼私史之謗言譬夫氛祲之興或掩昭回之象乃詔羣彥同次舊文具官學貫九流趨皇極會歸之要識深五傳窮古人作述之原頃預編摩克明去取兹閱奏篇之上彌嘉汗簡之勞十九年之勲德既昭千萬世之楷模斯

在祖宗有慶非出朕私爵秩所加式為爾寵名附不刊之典實彰有永之辭

陳㮋直龍圖閣知泉州

七閩貧瘠異時調斂不及焉惟泉南負海有舶市之饒未嘗罹兵革之禍于今為望郡然造舟艦鬻僧牒以佐軍興民不能無事矣而賈冦大盜出沒乎渺茫其患方滋朕所以南顧睠焉求良二千石而付之也爾學修而行潔志靜而慮周臺省踐揚恬然自守惟此為政必有可

觀者矣寓直延閣善撫吾民治最上聞褒典奚吝

楊時贈四官

自聖學失傳道無統紀以佛老而亂周孔託六藝以文姦言聰明才智之人溺于空虛而不知安宅猥瑣蔽蒙之士安于卑陋而莫肯遷喬高明中庸析為二致學術既壞興替隨之具官躬稟異材早親有道德宇和粹望而可知其賢事業修明用之未究所緼方立言而垂後將以道而覺民邪說漸排正途斯闢朕念談經之益爰

深憲老之懷而天不慭遺邦其殄瘁已詔有司厚賻恤
之禮又給史札取辨正之書茲俾恩章更加榮秩用作
興于多士以表著于斯文

徐度李誼宗之才孫雄飛除館職

若古有訓大耳養賢將開拓丕基永圖康濟必搜羅群
彥以俟選掄爾等行義潔修文詞敏妙試言來上陳誼
甚高俾接武于英躔共讐書于秘府惟志趣遠大不萌
富貴之心則涵養博深必著事功之美淑慎爾止明聽

朕言

范正平贈直秘閣

朕觀士大夫守正者必疾邪為惡者必遏善方詐力取勝則小人有時而肆行及公道既伸則君子豈至于久屈順天休命吾職則然爾志操剛方孝義有聞以小吏而抗大奸終守其節遂陷黨籍德名愈光朕于元祐之臣苟賢且忠不間末微咸用褒秩所以申廣勸戒非爾一人之為也死而不朽豈不在兹

余應求江西憲

陰慘陽舒天之大德五刑五用所以憲天聞者典獄之臣罔燭厥理舍姦戾法謬謂從寬使柔善之民冤憤不伸于朕心有戚戚焉爾守身直諒久從閒曠所養宜厚矣俾持憲節往慎折衷而況江右列城半罹賊虐昏頑註誤亦兩有之必清心迪智則下不敢欺必推恕及人則刑斯無濫克若予訓豈忘汝嘉

某人司農丞

自昔寺監丞貳進為臺省之用出為郡守部使者故非材效已著不預是選省併以來用人不次幾于輕矣然誠得其人朕亦何憂乎爾學求有用留意乎世務往丞大府試才之始也夫為委吏而會計當聖師猶盡心焉可不勉哉

謝惇德上書改官與升擢差遣

朕好聞直諒有益之言雖小人怨詈猶惕然康色以受之而況所陳中理者乎爾為遠邑小吏騰書來獻議論

可用實嘉乃心既易其官又擢其所任非獨爲爾之報
葢使志義之士皆將輕千里而来告予以善也

趙子滇判西外大宗正司

朕遭家之多難思宗子之維城眷求親賢分典屬籍推
吾惇叙之意助成信厚之風以爾天稟浚明吏能超邁
有文好學早讀元王之詩近義親仁不忘穆生之醴曩
緣進銳以得過亦既退閒而省愆艱難備嘗齒徳俱劭
名從遠外遊巡持克慎之心入對咨詢慷慨多可行之

論用還舊職俾正外司抑抑威儀往篤本支之慶振振公族庶幾磐石之宗

周癸殿中侍御史

朕惟祖宗盛世斯民直道而行矣猶汲汲于求忠良開言路矧令邪說趨利而作毀譽不核其真辨政事則規一切而忘遠功論人才則以一青而掩大德至于九法斁三綱淪國家安危所在則未有能正之者也然則居耳目之官非難不惑朕之聰明為不易耳爾學修而行

美有意乎當世㢘察向久今庸次升勉竭乃秉無忝明

命

詹至郭執中進階

項命相臣督護戎旅膚功克奏婉晝是資爾識慮端詳預聞機事第功來上式昇寵名思稱異恩可無來效執中

云爾識慮端詳諮謀有補第功來上加進崇階

陳彥忠轉一官

項命相臣督護戎旅凡厥官屬咸有勞能具官材力敏

强克總行務第功来上加進官聨思稱異恩可無来效

輔逵馬師謹邢舜舉與郡

比命虎臣出平寇盜凡在將領咸有勞能爾既克摧鋒又能撫納師謹云爾期會不愆敏于招納舜舉云爾敏有才能恪恭師次第功来上寵畀郡符思稱異恩可無来效

韓仲通大理寺丞再任

廷尉用法天下取平馬屬者未聞窴克之謷而有徇情出入之譏朕思得守正不撓者往革其弊爾為佐理卿

見謂語練請爾久于其事諒非私舉矣謹遵法律將考爾之成績

何伯熊改官

爾以學行著稱乎西南而達于聽聞台對考言有足嘉者錫以書命易其官榮謹守爾身將有任使

張浚母計氏改封蜀國太夫人

朕念恢復土宇莫若内修肅清江湖實繫良弼及褒揚而懋賞乃謙畏而辭榮嘉哉誠節之彰尚矣義方之效

可無寵錫以表慶覃其氏懿範慈祥清風肅穆靡他守志恪遵衛婦之規為子擇鄰遠寄軻親之識浚仗孤忠而許國爾能萬里而移書不形姑息之言純是激昂之戒行光往牒福萃高門王珪之交友皆賢固宜有立陶侃之功名寖盛可見所原庸俊君封以華邦號昔先正作股肱而洎養榮孰此如維冲人慕父母而報仇功殊未建益康乃後用相我家

席益成都利州梓夔潼川安撫制置大使

朕自南渡以來不忘北向之念慨昔者經邦之多誤致
中原宿盜之未平下拓兩淮中收漢沔漸規進取期殄
寇仇乃眷西南地連關隴猛士如雨待弦矢之機岷山
導江有襟帶之勢內蕃王室外張天聲非得傑才曷勝
重寄具官器度凝遠智術通方入預政幾忠嘉屢告出
當方面威望孔昭勿辭浒峽之難往懋幹方之績況益
部之甘棠不翦而渭川之草木知名吾方因任于世臣
爾盡勉移于忠藎昔孔明治蜀光照古今以集衆思存

設教之心以攻己闕為平賊之本故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處經事而知其宜兹委使權仍加職序思蹈前規期于有成

向子諲江東漕

古之大夫老而得謝則不復可仕其或壽耇康寧時之所賴亦不以年及而聽其去盖知足者一身之事而用賢者國家之計也況能齒髮初艾精力未衰才智足以周事為氣節可以壯形勢而乃確然堅卧以必退為高

失出處之宜非朕所望也令江南之民困窮日甚以豐凶相半之歲給雲屯待哺之卒將漕充使非爾孰堪毋執小謙久稽成命能副期待之意是乃世臣之忠

董奔右司

左右司置郎文昌高選宰相之屬也彌綸闕失裨贊庶務非取其奉行成事而已間者典籍散亡人有求于法之所不可者六曹具上必付都公而吏以其情先擬所決抱牘叢進請占書之習以成風是將何頼爾才識明

敏志操端方所臨有聲宜任此職必使廟堂之上無過舉胥史之志不得伸當官而行何强之有

何懿太常少卿

中國之所以久安長治者有禮樂以節文仁義而導迎和氣也自昔承平既久人欲肆行而天秩不建以致雅廢之禍令將撥亂世反之正則凡禮之所不可不為與其所不必為及夫流習承誤而當損益因革者亦衆矣秩宗之任必惟其人以爾學行明粹智慮詳謹兹由宰

士擢貳奉常其思訓言往懋乃職

趙子滇江西運使

自軍旅之興九年于此土宇未闢而兵食日衆賦于百姓者悉矣既不得已斂民以養兵則亦豈可厚兵而殘民思得通材付以利柄庶幾士飽而歌攘敵于外民安其業守邦于內上下交濟是惟難哉具官才刃優游心計精敏久于閒散慮患克深自初召還逡巡以進及此委寄辭避靡寧先聖不云乎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

吴江西之地冦旱相屬往思厥職務弭師言

李廹兩浙運使

國以民為本以兵為衛令輔弼大臣詒朕均節于上而計司守令率職供億于下日不遑給兵事聿艱深惟其方必得公勤智能之士以總輸將調度之計取之有制用之有節猶庶幾焉耳具官才智强明吏事肅給盤根錯節游刃有餘至于理財尤見推許令二浙之稔國用所資而嗣歳之豐天時難必都漕置使莫如汝諧職思

其憂以副朕命

斐然集卷十三